



學山

錄

言論部  
行事部

三

イ 5  
1289  
3



明加  
號卷  
3

目錄  
言論部

交道 風俗 婚姻求財 軟媚成俗 友与者  
能言之鸚鵡 以講李為名 戒規 人才有四種 老操  
人君不可漫賜 命教 知命 時勢命 識時為制  
貴武賤儒 深謀重思 躁心 戒色 善愛其身

此屋樓

松馬  
園

學山錄卷之三

東都直學士藤原明遠著

言論部

交道

○朋友居五倫之一而以人合者也然其綱紀人道所  
係甚大蓋天地之間物無孤立之理而未有不相親比  
而能自存者也是以情志之相求切磋之相益孰有切  
於朋友者哉朱子既論其關係之重也詳矣黃仲本  
集班孟堅白虎通說朋友之道有可採者今表而出此  
其言曰朋友之道四焉通財不在其中近則正之遠則

1289  
3

學山錄

卷之三

三

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諫諍篇又曰朋友之際五常之

道有通財之義賑窮告急之意中心好之欲飲食之故

財幣者所以副至意也文質篇又曰朋友者何謂也朋者

黨也友者有也朋友之交近則謗其言遠則不相訕一

人有善其心好之一人有惡其心痛之貨則通而不計

其憂患而相救故論語曰子路云願車馬衣輕裘與朋

友共敝之又云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

通財之恩友飢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與之不

聽即止故曰友飢為之減食大寒為之不重裘故論語

皇山錄

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行之也三綱六紀篇余謂世之以  
意氣相合一旦臨小利害而相背終以路人待之者讀  
此等言則亦或有自省也歟

○禮表記云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其如醴君子  
淡以親小人其以絕抱朴子擴其義曰君子之交也以  
道義合以志契親故淡而成焉小人之接也以勢利結  
以狎慢密故其而敗焉亦一種格言也

○洪容齋曰朋友之義甚重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而至朋友之交故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  
友以成者天下俗薄而朋友道絕見於詩不信乎朋友

弗獲乎上見於中庸孟子朋友信之孔子之志也車馬  
 衣輕裘與朋友其子路之志也與朋友交而信曾子之  
 志也周禮六行五曰任謂信於友也漢唐以來猶有范  
 張陳雷元白劉柳之徒始終相與不以死生貴賤易其  
 心宋朝百年間此風尚存嗚呼今亡矣

○利瑪竇曰友也為貧之財為弱之力為病之藥焉是  
 的亞俗多得友者稱之謂富也嗟夫旨哉言也余謂其  
 切嗟之輔而能使己之德義進修以躋則友是善之府  
 也亦非富而何

○謝肇淛曰夫士君子處世而無一二知己之人可托

死生急難者則又安用此生為矣故欲全友道須先擇  
 交其於同塾同游等輩之中觀其行事心術灼然無疑  
 者而後以心許之勿為形迹所拘勿為讒毀所惑勿為  
 富貴貧賤所移則庶乎古人之所謂友矣

○蘇東坡論風俗

○蘇東坡論風俗曰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  
 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庭羸而壽考亦有盛  
 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庭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  
 壯而愈危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  
 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

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闢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

○游定夫論士風曰天下之患莫大於士大夫至於無耻則見利而已不復知有他如入市而擢金不復見有人也始則衆笑之少則人惑之久則天下相率而效之莫知以爲非也士風之壞一至於此則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雖殺人而謀其身可爲也迷國以成其私可爲也

草竊姦宄奪攘矯虔何所不至而人君何所賴乎古人有言禮義廉耻謂之四維四維不張國非其有也今欲使士大夫人人自好而相高以名節則莫若朝廷之上唱清議於天下士有頌頌無耻一不容於清議者將不得齒於縉紳親戚以爲羞鄉黨以爲辱夫然後士之有志於義者寧飢餓不能出門戶而不敢以喪節寧阨窮終身不得聞達而不敢以敗名廉耻之俗成而忠義之風起矣人主何求而不得哉

元戈直亦有言曰風俗有古今人心無古今人心之不如古以風俗之不如古也然欲美風俗者則在於正人心人心正而風俗美矣

誠哉言也。余謂欲正人心者，則先在於施教化矣。教化行而能知廉耻，能守禮義，人心之正於是乎得矣。

婚姻求財

○文中子嘗有云：婚姻論財，夷虜之道也。誠哉言乎！然風俗之衰，士大夫不知廉耻之爲何物，而唯貨財是貪，是以其於娶婦，或不論門地，不擇婦德，務議其納財之多寡耳。故有女者苟非有財，則不可得嫁，而使家貧者至多失其期焉。宋之末，衰既有此風，故丁際疏其君曰：近年進士登科娶妻，論財全乖禮義。衣冠之家隨所厚薄，則遣媒約，往返甚於乞丐。小不如意，棄而之。它市井

駟驢出，損千金則貿質而求安，以就之名掛仕版，身被命服，不顧廉耻，自爲得計。玷辱恩命，虧損名節，莫甚於此。筮仕之初，已爲汚行，携而從政，貪墨可知。臣欲乞下御史臺嚴行覺察，如有似此之人，以典法從事，庶幾惇厚風教，以懲曲士。又蔡襄著五戒，其一論之曰：娶婦何謂欲以傳嗣，豈爲財也。觀今之俗，娶其妻不顧門戶，直求資財，隨其貧富，未有婚姻之家不爲怨怒。原其由，蓋婚禮之夕，廣糜費已，而校奩橐，朝索其一，暮索其二，夫虐其妻，求之不已。若不满意，至有割男女之愛，輒相棄背。習俗已久，不以爲怪。此生民之大弊，人行最惡者也。

嗟呼二子所嘆息而言信然信然欲維持風化者安可棄而不問哉

軟媚成俗

○明霍韜與王晉書論士大夫曰今之人大率取依阿軟媚者習遂成俗故凡遇率直者群咻焉曰其人粗鄙遇恬靜者即群咻焉曰其人立異遇豪傑者即群咻焉曰其人膽肝難測皆擯而不用其用者必軟熟無氣易駕馭聽使者也此輩人在太平時極見忠厚可托不幸事變卒至委身寇庭而戈倒內向皆是也今之豪傑伏在林壑豈可數計然而當路者未見引其馳驅何也蓋

將求其通姓名者與識面者苟不通姓名與識面雖聖賢彼不用也雖有公薦彼猶諉曰子未通名未識面也夫豪傑而必求其識面然後信而任之則夫真豪傑豈可以面至也用世者所以多不得真豪傑也豪傑且不得况於得真聖賢而用之是無怪乎人心古道之不易至此古今通弊也豈啻明之一世為然哉

友丐者

○唐元次山作丐論自叙遊長安中與丐者為友或以友丐為大下者然而世有句顏色於人丐名位於人句

權家以售邪妄以容媚惑者此之不羞而羞與丐者爲伍郭忠恕自放於酒出則從傭丐飲街肆中或詆其不倫者曰吾觀今公卿大夫中多此輩也余謂次山之言出乎過激而或以不倫議之固不爲不然雖然世之士大夫經營乎名利之場馳驅乎權貴之門者比諸彼丐者則其心或不異焉夫丐者之於丐也迫於飢寒而勢不得已則於義雖可鄙而於情亦可憐焉今夫士大夫賴有爵祿之免飢寒而修己以自安常知其所足則亦自無不足之理然貪求之無厭利害之念常戰乎中而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則其心術之所存亦從而可知已

嗟乎呻癰而不知耻負肩而不知勞一是從丐字生矣

能言之鸚鵡

○謝上蔡曰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真能言之鸚鵡也朱子曰今時秀才真會說廉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即能言鸚鵡也而或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爲鳳凰鸞鷲唯恐其不在靈囿間不亦異乎雖然鸚鵡可也讒言煩興交亂四國曉曉爲百舌鳥則不可也此陳眉公所述余謂世之士大夫或不知廉義爲何物而併其所言無之則亦求其爲鸚鵡安可得邪

噫



以講學為名

○明呂懷東朱太守曰間有一二豪傑負氣使智以講學為不足信往往故為裁抑此懷以為過也夫其振刷而興也以為盡出聖賢為己之心而不為人不敢必耳然謂以講學為名則縱不得為聖賢之學比之尋常亦必有所顧藉而自惜者不猶愈於群居終日言不及義習為放僻邪侈肆然而無忌憚者郭邵子曰名者治世修身之具昔人謂三代以下之士惟恐其不好名斯言雖未必盡出中正然而今方明暗朝夕物色講學之士而裁抑之謂之何哉余謂斯說當矣夫為名與為利程

子一以利心言之固難言不然但思名者不能不慎名教而修省之意亦存乎其間矣故宋蔡襄告其君曰名者聖人以此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為善近名試思今之人遠權利敦潔行以近名者亦幾人哉誠近名者亦不可得也誠然誠然范仲淹亦著近名論以言其義學者宜考索焉今不載云其論見宋文鑑卷九十四

箴規

○張南軒答朱子書曰來者多云會聚之間酒酣氣張悲歌慷慨如此等類恐皆平時血氣之習未能消磨者不可作小病者前書亦嘗畧及之矣某每念人心易偏

學山錄 卷之三  
氣習難化。君子多因好事，上不覺乘，快偏了。若曰：偏則均為偏耳。又慮元晦學行為人所尊敬，眼前多出已下。平時只是箴規他人，不是覺己。是處多，他人亦憚元晦辨論之勁，排闥之嚴，縱有所疑，不敢以請。深恐諛言多，而拂論少。萬有一於所偏處，不加省察，則異日流弊，恐不可免。念世間相知，孰踰於元晦。切磋之義，其敢後於他人。況某之不肖，朝夕救過不暇，正有望於藥石之言。是亦求教之一端。惟深察焉。余每讀斯書，未嘗不反復以嘆稱其意之忠厚，而其言之深切也。蓋朱子以其豪邁之資，或失其撿策而然也。與嗚呼。雖大賢君子，亦不

能無過乎。此而無有以規誡之者，則或不及修省而所失也不少矣。夫朱子之與南軒，所畏敬而交者也。惟南軒而後，可以進此規。惟朱子而後，可以受此箴。實可謂輔仁之益友也。已世之稱師儒者，可不知所自省而修已哉。

人才有四種

○宋葉夢得論人才曰：太抵人才有四種。德量為上，氣節次之，學術又次之，材能又次之。欲求成材，四者不可不備。論所不足，則材能不如學術，學術不如氣節，氣節不如德量。然人亦安能皆全。顧各有偏勝，亦視其所成。

之者如何故德量不可不養氣節不可不激學術不可不勤材能不可不勉苟以是存心隨所成就亦便不作中品人物唐人房喬裴度優於德量宋璟張九齡優於氣節魏鄭公陸贄優於學術姚崇李德裕優於材能姚崇蔽於權數德裕溺於愛憎則所勝者爲之累也汝曹方讀唐書當以是類求則有益其他瑣細與無用之空文不足多講徒亂人意爾此葉氏告其子弟者也凡觀人物不出乎此讀史籍者以是求之則有益也大矣

老操

○張舜民曰馬文淵有言人貪當益堅老當益壯貧而

壯者雖市井小民尚有之老而壯雖士人未之見也韓退之潮陽之行齒髮衰矣不若少時之志壯也故以封禪之說迎憲宗又曰自今請改事陛下觀此言傷哉丈夫之操始非不堅誓於金石凌於雪霜旣而怵於死生顧於妻孥罕不回心低首求免一時之難者退之是也退之非求富貴者也畏死爾唯樂天則不然知其不可爲而一舍之危行而放其言懷卷而同其塵可謂晦而明柔而立者也故終其身而不辱如劉禹錫柳子厚輩舍文字言語之外復何有哉

○人君不可漫賜

○北魏韓顯宗上書其君曰君人者以天下爲家不可有所私倉庫之儲以供軍國之用自非有功德者不當加賜在朝諸貴受祿不輕比來頒賚動以千計若分以賜鰥寡孤獨之民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臣殆非周急不繼富之謂也又宋尹師魯上奏仁宗曰夫賜予者國家所以勸功也比來嬪御及伶官太醫之屬賜予過厚民間傳言內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積聚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幾疎遠之人誠不能知內府豐匱之數但見取於民者日煩即知畜於公帑者不巨嗟夫二子之言當矣蓋所惠溢於近親則所吝在於疎遠

而窮厄必不蒙其澤亦勢之所至所謂與傷惠者也後世若是者亦多可不警乎

命數

○王充論衡說命數曰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聞歷陽之都一宿沉而爲湖秦將白起坑趙降卒於長平之下四十餘萬同時皆死萬數之中必有長命未當死之人遭時衰微兵革並起不得終其壽人命有長短時有盛衰衰則疾病被災蒙禍之驗也宋衛陳鄭同日並災四國之民必有祿盛未當衰之人然而俱災國禍陵之也故國命勝人命壽命勝祿命又曰歷陽之都長平

之坑其中必有命善祿盛之人一宿同填而死遭盜之禍大命善祿盛不能卻也是言為有理程子亦以命與獨二者論之宜併覽焉其說見程子遺書

知命

○蘓子瞻有言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定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為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墨妙亭記至哉言也大抵世人於人事猶未盡而一委之命所失也大矣

時勢命

○許魯齋與竇先生書有曰天下古今一治一亂治無常治亂無常亂亂之中有治焉治之中有亂焉亂極而入於治治極而入於亂亂之終治之始也治之終亂之始也故凡善惡得失之應無妄然者而世謂之治治非一日之為也善惡得失之迹若謬焉者而世謂之亂亂非一日之為也析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時也時之所向勢也勢不可違時不可犯順而處之則進退出處窮達得失莫非義也說得盡矣蓋國家治亂人事進退誠不出乎此理薛敬軒稱

此言以為深于易者，殆非虛聲讚揚也。

○又吳草廬論時位當為者曰：自處其身於無過之地，而視人之得其所不得其所，若無與吾事，然是則楊朱為我之學，而聖賢之所深闢也。若曰：時不可為，不若全身避害之為得，又曰：今與古昔聖賢所遇之時不同也，所居之位不同也，切謂不然。夫時不同為其時之所可為者，而已位不同為其位之所當為者，而已。若復瞻前顧後，有趨利避害之私，則是義命未能灼然，無所惑也。與趙弘道書此說亦是夫不識時勢而欲一為之者，固不可也。措其可為而欲避之，害者亦失其當然，二者皆非。

識時為制

○淮南子曰：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揚升庵評之曰：斯言也，其識時務達治體之深乎。

貴武賤儒

○抱朴子有言：兵興之世，武貴文寢，俗人視儒士如僕虜，見經誥如艾壤者，何哉？由於聲名背乎此也。誠哉言乎。或雖治平無事之世，而禮樂未興，尚以武為貴，則其得榮名爵祿，亦不在乎此，而以學問為閑事業，視儒師為冗散之徒，可勝嘆哉。

深謀重思

○晉曹志曰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亦至言也

躁心

○濯舊曰二人同舟有所適一人性急晝夜計程稍阻輒憤懣形容枯瘁一人性緩增食甘寢顏色日澤既抵其處二人同時登岸此可為躁心者省矣嗟夫天下事非在我不容取必躁心奚益哉

戒色

○禮記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莊子亦有言人之

社席  
社席曰

所最畏者社席之上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嗟夫險矣哉色之於人也自古到此而誤已者不少矣呂覽以媚嫚皓齒為伐性之斧者亦戒其傷生耳釋氏四十二章經云色之於人譬猶刀刃有蜜又曰愛欲莫甚於色猶如執炬逆風而行必有燒手之患又曰革囊衆穢爾來何為又曰使人愚蔽者愛與慾也夫釋之戒色欲一絕之耳亦非儒之所教也雖然其言可畏戒之意則固有可取焉者蘓東坡亦曰粉白黛綠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願深以道眼看破黃山谷詩亦云宴安社席間蛟鰐垂涎地皆其為警也善矣昔宋張乖崖帥蜀時

給澣濯紐縫二人乘崖悅一姬中夜心動而起繞屋室  
 行但云張詠小人小人遂止將歸出帖子議親云某家  
 室女房奩五百千以禮遣之蓋未嘗有犯也此出鄭景  
 錄所言與此  
 有異宜併看嗚呼有操守哉張氏也亦人之所難能也  
 又胡澹庵當高宗時而忠義膽畧有過人者然其貶海  
 外十年北歸之日飲于湘潭胡氏之園悅伎黎倩者賦  
 詩云君恩許歸時一醉傍有黎頰生微渦其後朱子見  
 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却有情世上  
 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胡氏猶然甚哉其難克  
 也至我 皇朝若源義貞之忠貞出群而後於發兵之

期致失其機會亦為勾當內侍見誤也夫忘義敗德固  
 其所誤而至於賊生命取天折則亦不可勝數豈得不  
 畏邪谷道人言云大風先倒無根樹傷寒偏死下虛人  
 便戒之也宋劉安世自遷謫後懼遺父母之憂遂舉意  
 絕色慾自言自是未嘗有一日之疾三十年來血氣意  
 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刺談雖夜不寢翌朝精神如  
 故誠可見葆養之得益也已

善愛其身

○明蔡虛齋嘗題卧處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為萬  
 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



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己之私而已旨哉言也

不報毀已

○魏王昶戒其子曰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  
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  
矣當則無怨于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及報焉嗟夫亦  
公正之量爾明薛敬軒亦言此意

四忌

○張耒著四忌銘曰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  
室忌好損軒翁曰此未說所以忌之蓋著書早則多誤  
而有悔若流布于世間則後來不可收拾處事擾則亂

雜而無章不能濟事立朝巧則非忠實之道或取禍災  
居室多嗜好則傷財賊身是所以忌之也

警世之言

○屠緯真曰朱門一夕之宴白屋千日之糧徵聲色則  
坐揮百萬助貧乏則愛惜錙銖貧而好施功倍於富富  
而好聚惡倍於貧噫亦格言也

遊覽

○東坡曰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閱者便是主人山谷亦  
言主人心安樂蒼竹有和氣有味哉言也蓋每逢良辰  
美景偶得其閒適則携二三友侶探勝槩尋蒼柳使自

家生意與天地之和不相畔則亦養已之一端爾貝原損軒能知此意有言曰山水風月之閒淡芳草嘉木之生意對之則使人開豁其心胸清和其情性可以感興道心蕩盡鄙吝自有觸發天機之益也故講學而有餘力則可以遊觀逢良辰美景則不可空放過明道慕泰山之勝而有遊山之詩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而歸朱子每經行處聞有佳山水雖迂途必往遊焉皆是聖賢之所玩賞而仁智之所喜樂也又曰遊觀山水之時有良朋則同遊可也若無良朋則獨遊亦可也若與俗人同遊則大妨佳興不要強求同遊古人所謂秋月不可

與俗士賞此言誠然又曰富貴榮達之人以佚遊燕樂為娛不知月花山水幽寂之樂意味尤深長唯貧窮不遇之人得享斯樂然知斯樂而享之者亦少矣余之所見亦出乎一轍故記以告之云朱子所謂園雖佳而人志則荒矣亦可憶耳  
 ○陸儼山曰登山涉水之間專事賦詩則反礙真樂葉石林記陳后山每登覽得句即急歸卧一榻蒙被於首家人知之即猫犬皆逐去嬰子稚子亦皆抱持寄鄰家徐待其起就筆硯即詩已成乃敢復常大是為詩所苦太抵江山既勝風日又佳從以良朋韻士便當極躋攀眺望之興罷從燈下或日夕追懷所遇歷歷在目然後

發之詩文庶幾各極其極而無累矣此言甚是世之遊覽者未窮其景而強發之詩賦則誠可謂礙真樂也若夫俗士之携妓女張聲樂而施幕花間飲噉喧譁者亦是殺風景之甚者而幽賞之興果何在邪

諸葛孔明

○晉張輔論孔明曰諸葛孔明達治知變殆王佐之才玄德無強盛之勢而令委質張飛關羽皆人傑也服而使之若今玄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三傑而已哉又曰夫孔明包文武之德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濟世奇策泉涌智謀從橫遂東說孫權北

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玄德臨終禪其大位在擾擾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叙衆才文以寧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於中國之民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無犯勲業垂濟而隕觀其遺文謀謨弘遠雅規恢廓已有功則讓於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振於遐邇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廉余以爲覩孔明之忠姦臣立節矣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爲伍哉

○宋葉夢德曰孔明有志於漢者而度曹操孫權不在於是故退耕以觀其人唯施劉備爲可其過荀文若遠

矣以備不足與驅馳中原而吞操寧遠介於蜀伺二氏之弊乃矯漢末頹弱之失一齊之以刑名錯綜萬務參覈名實用法甚工而有罪不貸則以申韓為之也惟為申韓而不流於刻也楊升庵亦論孔明以申韓書教後主之意說得善矣見文集須參

○真西山上丞相書論孔明曰反覆諸葛武侯行事而得其用心竊謂秦漢而下一人而已自昔人臣居重位秉大權者雖或遇知於明君未必不致疑於庸主雖取信於君子或不能不見忌於小人同類懷其恩未必無以召異已者之怨國人欽其行未必有以服夷狄之情一時賴其功或見絀於後世之公議而侯也不惟先主託

以孤幼而弗疑雖劉禪之庸亦舉國聽之而弗忌不惟公琰文偉諸賢盡心而為之耳雖楊儀魏延之悍戾亦皆捐軀效命而弗辭不惟舉國信之當時尊之而瀘夷之約束沔陽之廟祀至今不廢侯何以得此哉曰開誠心布公道而已誠之與公天地鬼神有不能違者而况於人乎今讀侯之傳而想其為人其事君如親待諸賢如朋友撫群下如子弟襟懷洞然與物無間形之表奏則忠懇足以悟上發之教令則感激足以動人其所存無一而非誠也至於生殺廢置雖出其手然而爵不濫於罔功刑不撓於貴勢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

慢者雖親必懲何祗小吏也其材可錄則越次而陞之  
馬謖上賓也其辜當誅則流涕而戮之持心之平無異  
衡石用法之信可質神明其所爲無一而非公也惟誠惟  
公終始一致故上不求於君而君信之下不斲於人而  
人服之自昔秉權用事者鮮不悅人之讚已而惡人之  
議已夫以讚已者爲忠則忠言不得進矣以議已者爲  
罪則已過不得聞矣而侯獨不然觀其諄諭告戒一則  
曰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二則曰諸有忠慮於國  
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  
蓋侯之用心主於爲國而不爲已私求於濟事而不求

已勝然國旣安則已未有不豫其利者吁此侯之所以  
爲不可及歟 已上所論言得孔明心事明著矣而西  
山之說最盡矣程朱所論人徧知之故今不採云

韓子 周子

○真西山論韓周二子曰自漢至唐而有韓子自唐至  
宋而有周子其斯道之中興乎韓子原道諸篇相繼而  
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  
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卽正理所存斗  
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  
也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

知其爲善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群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原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身卽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益明者周子之功也知道之大用常流行乎天下而其全體具於吾心則知所以用力之地矣蓋韓子言其用而體未嘗不存周子言其體而用亦不外是也

○薛敬軒曰當韓子之時異端顯作百家並倡孰知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爲相傳之正統又孰知孟軻氏沒而不得其傳又孰知仁義道德合而言之又孰知人性有五而情有七又孰知尊孟氏之功不在禹下又孰敢排斥釋氏濱於死而不顧若此之類大綱大節皆韓子得之遺經發之身心見諸事業而伊洛眞儒之所稱許而推重者也後學因見先儒有責備之言遂勦捨其說妄議韓子若不足學者設使此輩生韓子之時無先覺以啓其迷無定論以一其志吾見淪於流俗惑於異端之不暇又安敢窺韓子之門墻哉

○許魯齋指魯齋曰因學之置聲自持文五公文

○元虞邵庵論許魯齋曰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公文正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數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世祖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爲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遠未即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持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之後爲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以先之勤之以洒掃應對以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以道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鄉材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

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余嘗觀其遺書文正之於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余謂虞子說魯齋學術之有功實可謂當矣夫魯齋生乎元而死乎元非宋之民也其仕于元不可謂非義矣其以事夷爲罪者不知權與時勢之言也元朝百年變夏爲夷尚且名教之未滅聖學之幸傳許子之力爲大矣夫丘瓊山則過之抑世論正言之不當者多矣薛敬軒則過之揚讀書錄亦未爲得中也世之學者以爲如何

薛文清

○明薛敬軒以純實之資爲正大之學而造詣精切皆逢其源實明朝經術家之巨擘也所著讀書錄一書格言至論徃徃而有使學者有啓發修治之益也大矣其與楊秀才書示其學問之所至曰瑄七歲時侍先君子左右聞其稱古之人某爲大儒今之人某爲偉士因竊自私紀於心曰彼亦人耳人而學人蓋無不可及之理也其時瑄雖有志於是顧方屬對偶習聲詩而尚未知所以爲學也又六七年先君子見可教遂授以四書及他聖賢書曰此爲學之要也汝其勉之瑄拜受所教遂

發奮篤專於誦習晝不足則繼之以夜夜坐倦則置書枕側而卧閱之或有達且未已者至於行立出入起居飲食不諷諸口則思諸心雖人事膠擾未嘗一日而易其爲學之志也如是者積十餘年然後若有以察夫聖賢千言萬語之理無不散見於天地萬物之中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統會於心微密之地自是以來澄治源本而恒懼夫邪慮以淆之篤專修習而不敢以他好奪之積之既久間因以其中之欲發者發而爲文辭則但覺來之之甚易若或有物以出之於內而迫之于外也其後以先君子命從試於有司一往卽得之仰希大儒



偉士雖不敢及然韓子所謂在進士中粗為知讀經書者竊以為近似焉今退居又六七年矣中間遭值大故哀痛悲傷之餘尚懼頑愚荒怠以負先君子之大訓因時取向所授書而溫繹之但覺意味之愈切理趣之愈深蓋有得於心而不能形諸言者矣此瑣之所以自少及長凡勤苦僅得而猶不敢自己者此也今觀此言則敬軒之學其造之所深自可知已敬軒實君子人也故其所自言必是不欺也

行事部

人主學問其知類其習其對其計其面其日其夜

○唐德宗聽政之暇博覽群書一日問宰臣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苹是何草楊珣以爾雅爾蕭為對德宗曰詩疏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蕭蕭又一日問古詩輕衫襯條脫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德宗曰即今之腕釧真誥言安妃有斲粟金條脫是臂飾時稱德宗好學明何孟春評之曰此特書生餘習帝王萬機之際而用心於此亦可惜耳又後唐明宗立皇子從榮為秦王從榮喜為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幕府與相唱和頗自

矜伐每置酒輒令僚屬賦詩有不如意者面毀裂抵棄從榮入謁明宗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生講經義聞益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爲詩汝勿效也嗚呼明宗可謂有君人之識也蓋人君之學務以講經術達治道施諸政事爲要安以涉獵雜書多知小事爲貴乎至若好詩文則雖學問餘事無害於義而以是爲事業徒費歲月則何益乎國家之政乎與彼博奕廢務淫遊恣已者亦相去一間爾昔甲府武田晴信嗜賦詩屢會詩僧以此爲樂至不聞其政時其臣板垣信形面諫曰君務作詩不思國政國之亡無日矣晴信大感悟遂改是云

夫信形固不學之士耳然知其無益於國家者亦可謂卓識而已

○唐穆宗召韋處厚使講毛詩關雎尚書洪範等篇因問尋治體賜酒菓勞之宋眞宗在儲官時命侍講邢昺說尚書凡八席詩禮論語孝經皆數四云又仁宗嘗命講官講無逸篇云朕深知享國之君宜戒遊豫又孝宗謂大臣曰朕於宮中好講書考古人行事施之政事學必有自得乃可用又詔侍講講易至泰卦九二孝宗曰君子以其類進而爲善小人以其類進而爲惡未有無助者至萃上六孝宗曰盛極則衰亂極則生治又元世

祖嘗暮召平章政事不忽求坐寢榻下陳說四書及古史治亂至丙夜不寐喜曰朕欲卿以嘉言告之又明太祖語待臣詹同等曰吾常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萬世之師法也夫此諸君固非學至聖賢之域者然能用心經術而知人主爲學之道則亦可稱者耳後之爲人主者安可不知其學之所爲學哉故宋呂公著以講學說進其君曰王者繼祖宗之業君億兆之上禮樂征伐之所自出四方萬里之所祖效智足以窮天下之理則讒邪不能惑德足以服天下之心則政令無不行自非隆儒親

學何以臻茲然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夫分文析字考治章句此世之儒者以希祿利取科級耳非人主之所當學也人主之所當學者觀古聖人之所用心論歷代帝王所以興亡治亂之迹求立政立事之要講愛民利物之術自然日就月將德及天下善哉其爲說也

梁簡文焚書

○魏軍濟江攻梁梁軍大破臺城陷簡文帝入東閣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自赴火官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寶劍擊柱令折嘆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乃使御史中丞王孝禮作降文或問何意焚書

帝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夫簡文讀書徒在文雅而所事止於詞章則何通於道義而益於治道哉且其亡國不由讀書今歸罪乎書籍嗟夫不亦愚乎太抵人主之好學唯以文藻爲事以是玩愒歲月不思政事反使其心術至於荒蕪則亦可謂書之爲祟者矣今簡文之焚固雖非矣而知其所誤者亦一隙之明而已

何曾先見

○何曾綏之祖也曾侍晉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

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及東海王越殺何綏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司馬溫公論之曰何曾譏武帝偷惰取過目前不爲遠慮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憂何其明也然身爲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明安在哉且身爲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余謂溫公之論當矣然其言武帝則誠可謂先知已蓋晉武怠其武備而不徙胡戎以太子昏弱而不能改易以大臣奸邪而不知退位綱紀不張閭庭無法使賈后暴逆五王閱墻遂以是致中原失守而晉室殆亡誠務於苟且而安於目前不能慮及遠大之所

致也。非惟創業之君爲然。至若守文之主。亦不能不慮及於遠大。然至於治安之久。則君臣皆偷惰苟且。敢以自安。雖綱紀日頽。風俗日敗。而恬不爲怪。亦古今通弊也。嗚呼。有何曾之識者。安得不慮其後嗣乎。

功賞

○晉論平蜀之功。欲以豫章郡封桓溫。尚書左丞荀勗曰。溫若復平河洛。將何以賞之。又秦主堅使王猛伐燕。樂安王臧進屯滎陽。猛遣洛州刺史鄧羗擊走之。留羗鎮金墉。秦主堅以王猛爲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獨固辭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郡。受三

事之賞。若克殄一寇。將何以加之。余謂夫戰功雖多。固是爲臣者之常分。吾何誇之有。至君之賞賜。則亦報其功勲。而不可無者也。雖然。豈可無其節量哉。太抵自古爲之。君者每乘其歡心。而漫施恩惠。不顧其可繼爲之。臣者自多其勲勞。而形其德色。輕之則加一階之品。大之則加郡邑之封。馴致尾大難制之患。遂來顛顛神器之變。者徃徃而然。今荀勗所言。王猛所辭。可謂當矣。此大利害之所係。人君豈可不深慮乎。皇朝保元以來。王綱陵夷。權移于武臣。勢到今日。無可復如何者。未必不因勲賞之失宜也。噫。

范武子之德

○楚子木問於晉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其家  
 事無猜其祝史不祈於晉國無隱情余謂趙孟亦可謂  
 善於言辭者也夫稱其德而以家事無猜為言者人之  
 於家上有父兄下有妻孥其甚近而難齊莫大於此苟  
 其身之不修何以律之故家事苟治則其身之修而德  
 之篤固不待問及之國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晉國無隱  
 情固宜也且其祝史不祈亦可謂卓越矣凡世之媚鬼  
 神而事禱祈皆不務民之義而求福利於不可知者也  
 今安貪富榮辱於天而不敢謀之修孝悌忠信於己而

不敢媚神亦何祈之有哉

慶封之車

○齊慶封亡來奔於魯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  
 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嗟失旨哉言也  
 太抵世之居富榮者彫其宮室華其衣服至若凡百玩  
 好亦莫不窮其奢侈徒取其美觀以誇之人間至於心  
 之所存則昏闇蕪壞棄而不治外物益美而中心益醜  
 亦是慶封之車

勢之所在

○漢元朔中徐偃為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

金今吾杜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母復入  
 我之門晉義熙中何叔度子尚之為吏部郎告定省傾  
 朝送之叔度謂曰聞汝來送別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  
 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非送何彥德也夫勢在則群  
 蟻聚羶勢去則飽鷹颺漢悠悠人間世古今皆一轍耳  
 亦何足怪之哉唯有識之士不必露徐偃之剛腸但拭  
 何叔度之冷眼

舉園卒

○吳越王錢鏐嘗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藝有智而  
 志之及蘓州被圍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返鏐以

諸孫畜之累遷兩府軍糧都監使卒獲其用仁章睦州  
 人也余謂凡察其人不<sub>必</sub>於大事惟就<sub>一</sub>小事之所為  
 亦可<sub>以</sub>知其全體而其賢不賢才不才有不可復掩者  
 矣雖然人徃徃以其小事忽之失其人才者多矣今錢  
 氏能於小事取其人亦可謂有識者耳

以器使人

○君子於人以其器使之大小淺深各得其當則天下  
 豈有棄才昔漢薛宣為陳留太守入守<sub>左</sub>馮翊滿歲稱  
 職為真潁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  
 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辨而粟

邑縣小僻，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宜郡，以令奏賞與茶，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宜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憚也。嗟夫！後世不識此義，而用人不協其才，宜其敗事也。

田單攻狄

○齊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卽墨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

克，田單乃懼，問魯仲連。仲連曰：將軍之在卽墨，坐則織簣立則仗鉞，為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也。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樂，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抱鼓之，狄人乃下。夫仲連之言誠也哉！凡人之奮勵激發，能建事功而終乎有為者，多在乎困患怫鬱之時矣。其委懦不振而功業無就者，多在乎安逸娛樂之日矣。亦是



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之理而已昔惺窩先生嘗爲淺野紀伊守講孟子生於憂患之章講說已竣紀伊守言曰初吾與石田治部有隙常恐爲其所陷也心勵而身亦徒今治部旣亡恩遇亦厚心逸而身反衰於是乎始知孟軻氏之不吾欺耳亦近之矣

節儉

○東坡在黃州與王定國書牘曰廩入雖不繼痛自節儉每日限用百五十每月朔日取錢四千五百足繫作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明以畫杈子挑取一塊卽藏去杈子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可謂至儉然猶每日一肉

蓋此間物賤故也囊中所有可支一年以上答秦太虛書亦云之而言此賈耘老之法又與李公擇書曰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爾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真可謂淡而有味者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又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壁間用之盡則止矣又陸九韶言治家不問貧富當取九年熟必有三年蓄之法常以其所入留十之二三備水旱葬喪不測雖忍飢而毋變余謂周禮太宰職有以九式均節財用之言是豫制其式以定其數不漫費之法也諸子所說頗得此意大凡家

道之至窮乏者每在乎不量其入以爲其出而量其出以爲其入矣是以財隨罄則隨舉債不爲之限量是愈窮乏之所由來也宋袁采所謂必謂他日之寬餘可以償不知今日之無寬餘他日何爲而有寬餘者噫亦當矣哉然則省浮費主節儉每量其入以制其出使餘其財之四分一以備不測意外之用則財日優而家自富矣

不妄施人

○宋杜祁公衍性好施不妄施人張侍讀瓌曰公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不妄施人所能及也何孟春曰杜

豈有得於退之所謂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之者邪夫以財施人人之美行而妄施不可也孟子所謂與傷惠亦不可不思也余謂司馬溫公答劉蒙書所謂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已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疎先舊而後新者亦是不妄施之義耳吾儂宜儆則者歟

利人

○宋大觀中有葛繁者嘗爲鎮江守有士人問其所行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爲利人事繁指坐

答劉蒙書全文見傳家集及宋文鑑論施財之義甚詳宜考究焉者也

問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斃人足予爲正之若人謁  
予與盃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  
至乞丐皆可以行唯在乎常久而已

辭人餉遺

○北史載申徽字世儀魏郡人也廢帝二年進爵爲公  
正右僕射出爲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  
餉遺徽性廉慎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按後漢楊震  
暮夜辭人贈金以四知之言告之今世儀以此警已亦  
可不謂賢也乎嗟夫賄賂公行何世無之如世儀者實  
千百而一二爾

宋文公不建碑銘孟京刻石以味其人矣其萬世餘

○隋秦王俊薨敕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爲後世法王  
府僚佐請立碑文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  
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唐張文昌北邙  
山篇云朝朝暮暮人送葬洛陽城中人更多千金立碑  
高百尺終作人間柱下石豈謂不然乎又唐盧承慶拜  
刑部尚書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臨終誠其子曰死  
生至理猶朝有暮吾死斂以常服棺而不椁墳高可識  
碑志著官號年號無用虛文李夷簡亦將終戒母厚葬  
毋事浮屠毋碑神道唯識墓則已余謂此最可法者也

大凡世之士大夫於其父母之死多建碑銘之雖無言行之可記者亦逞虛文而不已實可謂浮薄之風爾唯記其生卒年月官階而足耳常服訃而不對數高石結師將尚喪祭依家禮祭大夫疑士卒謂終始其子曰示明鄭太和性正方不奉浮屠冠昏喪祭必稽朱子家禮而行見宋學士所傳又愈俊麗水人事父母至孝治喪一依文公家禮又馮祥蒲州人輕財好義擯斥佛老冠婚喪祭亦遵朱文公家禮鄉人咸取則焉薛文清贈以詩云忽從囂禠見真淳誰道今人不古人四海每宗朱氏教一門嘗接孟家隣此可以知其人矣見萬姓統

譜余謂此諸子不從流俗可謂卓見已然家長或有不從者亦如之何故胡伯量問曰治喪不用浮屠或親意欲用之不知當如何處朱子答書曰且以委曲開釋爲先如不可回則又不可拂親意也郭子從曰今有人焉其父尊信浮屠若子若孫皆不忍改將何時而已恐人子之遭此勿用浮屠可也至於家舍所敬形像必須三年而改不知如何朱子曰如此亦善

毀佛像鑄錢

○北魏王則字元軌都督荊州刺史性貪在州不法舊京諸像毀以鑄錢于時號阿陽錢皆出其家又唐柳仲

郢拜京兆尹會廢浮屠法盡壞銅像爲錢仲郢爲鑄錢使吏請以字識錢者不答既淮南鑄會昌字久之僧反取爲鍾鈹云又周世宗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爲器皿及佛像錢益少敕始立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鍾磬鈹鐸之類聽留外自餘民間銅器佛像悉令輸官給其直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爲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余謂夫毀無益之像以鑄有用之錢其利人也大矣但一則爲己一則爲人其公私之間豈啻天壤而已哉然其爲世有功則一矣

仕曠其職

○唐杜亞字次公出爲淮南節度觀察使淮南之人望亞之至革剗舊弊冀以康寧亞自以材當公輔之選而聯出外職志頗不適政事多委參佐招引賓客談論而已余謂甚哉次公之曠職也夫事有輕重理無大小從其素而盡其分亦理之當然也故監門擊柝其爲職卑矣然君子居之莫不盡已者蓋孔子爲委吏量糧平爲司檝吏畜蕃息皆不苟其事之驗也今次公以職之不適置之度外大失天理之當然者歟太抵士大夫少有才望者或不遇於時而居於賤官則悲嘆無聊不管人

事盤散乎酒色之間而玩愒日月者多矣此大可警者也宋傅堯俞出知江寧坐事落職奪官監衛州黎陽倉草場郡守檄邑官代公治出納堯俞不可曰居其官不可以曠職雖祁寒隆暑必躬坐庾中治事不懈嗟乎與杜次公者可同年而語哉

智識似癡

○晉王湛字處冲隱德人莫之知雖兄弟宗族亦以為癡唯父昶異焉昶喪居墓次兄子濟往省湛見牀頭有周易謂湛曰叔父用此何為頗曾看未湛笑曰體中佳時脫復看耳今日當與汝言因其談易剖析入微妙言

奇趣濟所未聞殆不能測余謂太抵有篤學深識者外或默默類無能者而其中不可測愈叩愈應然人往往以遲暮不學視之其馳才顯能者每傾倒出之而無所畜藏淺露之甚技窮於此然人往往以智識達學貴之亦何邪

端坐老博士

○北魏高昂字敖曹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余謂昂以富貴言其見陋矣然世之經生以區區議論誇其學術至投之事則使一錢不得者有焉誠

所謂端坐老博士而無益于時者也然則學者以不作老博士而立其志則亦可謂有爲者而已

教導子弟

○北史載張偉字仲業學通諸經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雖有頑固問至數十偉告喻殷勤曾無愠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

○宋張子韶曰某見人家子弟醇謹及俊敏者愛之不帝如常人之愛寶唯恐其埋沒及傷損之必欲使之在尊貴之所故教人家子弟不敢萌一點怠心其鄙下刻薄亦爲勸戒太息而感誘之此平生所樂爲者周輝稱

之曰今教子弟乃以主人厚薄爲隆殺亦可笑矣渾然忠厚之氣可敬而仰之

○宋景濂跋北山何先生尺牘後云何北山與其弟子魯齋王公手帖北山平日執謙特甚人有來學者雖誨之無不傾之而未嘗受其北面之禮此書之稱再拜稱尊兄者猶可見也余謂世之稱師儒者太抵開一門戶以先生長者自居藐視學徒爲之教導平察其爲學則無師授淵源固陋寡聞者徃徃而有亦不知愧之甚也今何北山以純實之學猶且以謙遜處已其篤厚之風何其至也吾儕宜景慕者歟昔劉宋李永和初師小學

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永和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  
 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是則師未必勝弟子而  
 勉學之至弟子反出乎師之上者也安得以師長自尊  
 邪

○明陳選崇尚道學惟以禮義廉耻教化諸生讀書必  
 自小學始其來居必學舍夜則秉燭命諸生列坐爲之  
 講解兼問其疾苦真得師弟子恩禮余謂禮義廉耻維  
 持綱常之本也教諸其始誠有習與性成之功也世之  
 師儒者唯知授句讀說文義耳安得至此哉亦吾儕所  
 宜法也

義田贍族

○宋范文正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咸施  
 之方貴顯時置買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  
 群族之人口有食歲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贍擇族之長  
 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一緣  
 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三十千再娶者十  
 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仕而家居俟代者  
 與焉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錢公甫著義田記  
 以遺之于世

今就記中所言載此其全文見宋文鑑及  
 文體明辨按言行錄引燕談曰於姑蘇近  
 郭買良田數千畝爲義莊又自警編云公放逾  
 四十年子孫賢令至今奉公之法不敢廢弛又吳文



肅公奎姻族有不能自存者為畢嫁娶以錢二十萬買田號曰義莊以贖親戚朋友之貧乏者終之日家無餘財彭汝礪亦族人貧分俸錢贖給或為置義莊共見自警編又元處士沈氏者遺外聲利不有仕祿而樂出私財以振人之急以至正乙酉捐田五百畝立義莊屋以間計者若干歲取其田之所入以實之擇族中之長且賢者同主其出納貧無以給昏喪諸費者量厚薄之宜制隆殺之等而周給焉大抵本於昔人之成規而微有所損益懼來者弗克嗣其事則以聞于外宰相執政及部使者咸使如所請黃晉卿作義莊記以傳其事今就記中

所言載之其全文見文章辨體又明劉儼字宣化天性至孝族人數千貧窘者為喪葬婚娶寡弱扶持之傲宋范仲淹立義田先祠之尤見名山藏嗟乎賢哉諸子之用心也夫士大夫苟存救人為物之志則不問其貴賤貧富亦可各隨其分以為之亦無不能者也唯無其心為可惜而已

公量

○唐子西失茶具說釋然不復芥蒂曰吾家失茶具戒婦勿求婦曰何也吾應之曰彼竊者必其所好也心之所好則思得之懼吾靳之不弔也而竊之則斯人也得其所好矣得其所好則寶之懼其泄而秘之懼其壞而

安置之則是物也得其所託矣人得其所好物得其所託復何言哉婦曰嘻是烏得不貪輝亦云聚而必散物理之常波見周輝清雜志余謂竊者之於物有為好者有為利者然使竊者賣之必落玩賞之手故自我而言之二者皆同也士大夫不可無此與物共之公平雅量也凡役玩物者知少所省哉夫亦不問其貴與貧富亦不問其

修容儀

○北魏封軌字廣度好學通覽經傳頗自修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修飾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而後為賢言者慙退又

胡叟字倫許於高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璨被服華靡叟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曰李子今若相脫體上袴褶帽君欲作何許也譏其唯假成服璨惕然失色叟謂衣冠容儀德義之表也外貌不整而中心能修者未之有也太抵蔑棄禮法放蕩不顧者不修其容儀而其蓬頭垢面恬不為怪者亦豈近人情者哉或務飾外貌而華其服容徒使瞻視之善者乃所謂色莊者而其中之不修從可知已今封軌之潔儀容修之乎外者也李璨之華被服致飾乎外者也魏和洽有言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

服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今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漿，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此言亦是也。世或有矯爲詭異之行，者自君子之所不取也。

娶盲女

○北魏崔巨倫有姊，明慧有才行，因患眇目，內外親族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

乃爲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識。又過庭錄載張孝純永錫微時，久依除之滕縣。吉氏見其淳厚，頗加顧遇，許娶以女，而未聘也。永錫登科甲京師，權貴競捉婚。永錫皆謝絕，歸就吉氏。女娶數年而卒，永錫漸顯。吉氏復有次女，雙盲，無問之者。永錫欲納吉氏，遜辭甚力。永錫曰：某荷公德，令女非某娶之，則誰肯顧者？意極誠確。吉氏感其義，從之。永錫敬待過前室，生二子，先卒。又后山叢談載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未行，既中第歸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盲，君不爲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子，又程子外書載周恭

叔自太學早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若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銳者其退速每歎惜之後數年周以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洛彥明以告之伊川曰此禽獸不若也豈得不害義理余謂巨倫之姑大有賢行而李翼亦安於義而不厭若張孝純呂君周恭叔者亦出乎義之不可已而大爲人之所難爲者也誠可不謂賢士乎但恭叔屬意於酒席之倡賢者或所不免也程子大非之亦可惜已

不拘忌諱

○宋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宗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與工勿忌卓哉見也

不擇日

○邵伯溫聞見錄載康節出行不擇日或告之以不利則不行蓋曰人未言則不知旣言則有知而必行鬼神知也按皇極經世書曰凡人之善惡形于言發于行入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又曰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亦是此意也朱子亦稱

康節語云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妙哉鬼神之神也又王充論衡云凡人在世不能不作事作事之後不能不有吉凶見吉則指以為前時擇日之福見凶則刻以為往者觸忌之禍多或擇日而得禍觸忌而獲福聖人舉事先定於義義已定立訣以卜筮示不專已明與鬼神同意共指亦說得的確矣

不死婦人之手

○魏中山恭王哀疾困令官屬曰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喪大記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與疾往居之又唐李大亮臨終就藁歎曰吾聞男子不死婦

人之手命屏左右言終卒宋孫奭以太子少傅致仕疾甚徙正寢屏婢妾曰無死婦人之手此皆守禮之君子宜法則者也

小說誣人

○宋末王應麟以博學宏詞中其科著述之書二十餘種其玉海一書殊為該洽而綜括古今之制度典故無所遺逸大有益乎經濟者誠天下奇書也其學術弘博可知已據宋史所言往往有所論建始覆考策士取文天祥乃為得士賀則其識見高邁可知已其對理宗有言嚴恭寅畏不敢怠違克勤克儉無自縱逸強以馭

下制事以斷此古人之心然操舍易忽於眇綿兢業每  
忘於游衍帝嘉納之夫以是言進其君則其明聖學而  
忠於上亦可知已然周密癸辛雜識載王應麟爲右史  
兩制時劉敞在言路嘗論之云識局於形忠奪於藝惟  
務諛說以釣爵位遂使文體日就委靡徧歷華要津津  
立拗矣云云觀此則殆是非君子者矣豈其然乎豈其  
然乎太抵士大夫作野史小說或信其傳聞而不窮其  
實或私爲喜怒而好言人短者性性有之正使萬有一  
不至猶當爲賢者諱况未必有其實者乎是以周密之  
記吾不得而信之不得不爲王氏解究也爾

歐陽氏歸佛

○葉夢得避暑錄話云歐陽氏子孫奉釋氏尤嚴於它  
士大夫家余在汝陰嘗訪公之子裴於其家入門聞歌  
唄鐘磬聲自堂而發移時出手猶持數珠諷佛名方具  
謝今日適齋日與家人共爲佛事方畢問之云公無恙  
時薛夫人已自爾公不禁也及公薨遂率其家無良賤  
悉行之汝陰有老書生猶及從公遊爲予言公晚聞富  
韓公得道於淨慈本老執禮甚恭以爲富公非苟下人  
者因心動時與法師住薦福寺所謂顯華嚴者本之高  
第公稍從問其說顯使觀華嚴讀未終而薨公雖爲世

教立言要之其不可奪處不唯少貶於老氏雖佛亦不  
得不心與也余謂歐陽氏著本論上下篇詳言釋氏之  
害名教而排闢之意切至矣一旦豈能為其所動哉故  
此言有難信者然葉氏非欺人之徒則亦難為不傳實  
但人之志氣多衰於晚年而外物或惹之不能不變其  
初操則歐陽氏者或為佛理所眩惑吾不能保其必無  
也噫亦可畏而已

志齋佛祖統紀亦言雖著本論晚敬  
明教讀華嚴自辟前說可相證耳

節義

○建寧朱浚朱子孫也元兵入閩執朱浚欲降之曰豈  
有朱晦翁孫而失節者遂自殺朝奉郎張唐南軒諸孫

也起兵復湘潭等縣及敗被執曰若降何面目見魏公  
地下遂遇害嗟夫二公之家訓維持名節一至此哉人  
少知者故余表而記之元熊禾考亭書院記以浚為朱  
子曾孫

明亡殉節

○明亡殉難者大學士兼工部尚書范景文戶部尚書  
兼侍讀學士倪元瑞左都御史李邦華左副都御史施  
邦曜大理寺卿凌義渠兵部侍郎王家彥刑部右侍郎  
孟兆祥左諭德馬世奇左中允劉理順太常少卿吳麟  
徵右庶子周鳳翔簡討汪偉戶科給事中吳甘來監察

御史王章監察御史陳良謨監察御史陳純德四川道  
御史趙譔吏部員外郎許直兵部郎中成德兵部員外  
郎金鉉光祿寺署孟干騰中書舍人滕之所阮文貴張  
應選儒士張世禧菜傭湯之瓊襄城伯李國楨新樂侯  
劉文炳駙馬都督鞏永固大傅惠安伯張慶臻宣城伯  
衛時春錦衣衛都指揮使王國興錦衣衛指揮同知李  
若珪順天府知事陳貞達陽和衛經歷毛維德太監王  
承恩百戶王某長洲生員許琰凡三十九人其事跡見  
明史紀事本末今唯記其姓名以使其尚有其人云

楊承勳罪逆

○後晉齊王閻運元年朝廷以楊光遠罪大而諸子歸  
命難於顯誅命李守貞以便宜從事閏月癸酉守貞入  
青州遣人拉殺光遠於別第以病死聞丙戌起復楊承  
勳除汝州防禦使胡身之論之曰昔楚令尹子南以罪  
誅其子弃疾以不忍弃父事讎而死李懷光反河中既  
破唐德宗欲其子璠而不可得彼二子者以父子之親  
居君臣之變審義安命以死殉親夫豈不樂生義不可  
也若楊承勳兄弟出于蕃落梟獍其心囚父歸命以苟  
活晉朝以不殺降者爲說于理且未安又從而錄用之  
宜異時契丹得假大義以洩其憤也余謂胡氏之評正



確矣 皇朝保元之變源義朝者叛君忍父其罪不容於天地間矣頗似楊承勳也源親房論之無復餘蘊今不再說耳 親房議論見神皇正統記

四美

○胡承之真珠船載王忠肅公翱為都憲時張夫人密為娶一妾逾半年方從容語公云有一事願貸罪過乃敢言公詰其故始云我年老不堪服勞左右特娶一妾相代公其姑納之如何公怒云汝何破我家法毅然不容相見即日具幣兩端白金二十兩送之返後公遷吏部尚書妾猶在室云豈有天官妾而改嫁他人者即他人

亦豈敢言娶公八十四卒妾衰服往哭其子竚遂留養終身夫此一事而四美具焉忠肅公之不惑張夫人之不妬妾之貞一竚之高誼咸可紀也

責悍婦

○群談采餘載永樂中高文義穀無子置一妾夫人素悍妬每問之不得近一日陳循學士過焉留酌叙話及此夫人於屏後聞之即出詆罵陳公掀案作怒而起高勸乃止且數之曰汝無子法當去今不去汝而置妾汝復問之是欲絕其後也汝不改吾當奏聞朝廷置汝于法不貸也自是妬少衰後生一子名崕為中書舍人陳

公一怒之力也

姦夫義激

○群談采餘載明洪武中京師有校尉與隣婦通一晨  
校尉瞞夫出即入門登床夫復歸校尉伏床下婦問夫  
曰何故復回夫曰見天寒思爾熟寢足露衾外恐傷冷  
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尉忽念彼愛妻之至乃忍負  
之即取佩刀殺婦而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  
叫無人即出隣人因夫告官累執賣菜人官不能明評  
伏獄成將棄市日校尉出呼曰某婦是我殺之奈何累  
他人償命乎遂白監決者監決入引見奏曰此婦實與

臣通備言其故一時義氣發作就殺之臣不敢欺以累  
他人愿賜死上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嘉也即釋之  
嗚呼可畏而可惡者婦女之心也哉

服內生子

○敖英東谷贅言有云孝子禁服內生子考之經傳未  
見明訓歷漢唐宋元此禁尤嚴明朝則無此禁矣嘗莊  
誦孝慈錄御制序文其中有曰禁服內生子不近人情  
故大明律無服內生子之條嗚呼此聖明所以緣人情  
而立也近年江東有朝士服內生子反誣其妻與外  
人通其妻自縊死湖南有老儒服內生子乃沈之江中

遂絕嗣此皆不知本朝無服內生子之禁也余謂喪服之義表其中心之哀而飾之以禮者也故雖或有薄於誠者亦以此自慎而不敢逾苟自非淫亂無道之人則未必無耻乎其心而自免生子之罪耳此固不待禁者而律之無其條亦宜也今此朝士老儒欲掩已罪而反誣其婦忍沉其子以不孝不義自安其殘虐可勝言哉實名教之罪人也教氏以服內生子之無律文而容之不責者何邪今記之以備警戒之一云

德醫

○宋龐安常善醫方為人治病多所全活蘇東坡黃山

谷與其人熟每稱其技術云

東坡志林 懇懇稱安常之為人今畧之

山谷

之言人以造安常不擇貴賤貧富便居之曲房調護之以寒暑之宜珍膳美饌節其飢飽之度愛其老而慈其幼如痛在己也未嘗輕用人之疾嘗試其所不知之方蓋輕財如糞土而不爭利起人之疾不可縷數他日過之未嘗有德色也宋史亦稱病家持金帛謝不盡取也嗚呼德醫哉龐氏也視諸世之銜虛譽貪貨幣而不患已術之不精不顧人命之有傾常以意氣揚揚自得者奚啻天壤之相去而已哉明孫一奎有云古之醫者為入今之醫者為己亦名言也徐春甫古今醫統云俗言

明醫不如時醫蓋謂時醫雖不讀書明理以其時運造化亦能僥效常自云趨我十年時有病早來醫又云饒你熟讀王叔和不如我見病證多里諺有云尤心小腸肝膽腎時來每日有千錢所謂明醫不如時醫良以此也又引支秉中云予觀今之求醫者率以有時名者為重初不計其書之讀不讀脉之明不明謂之時醫福醫名醫一承權貴所舉輒憑治療雖殺其身委命無怨故為醫者往往奔權門諂容卑態以求薦網利沽名知者笑議仁心仁聞毫茂有也嗟乎可勝嘆哉

書僕 書傭

○王世貞書室中有一老僕能解其意欲取某書某卷某葉某字一脫聲即檢出待用又陳禹謨者其書滿家亦有一僕如世貞唐荆川亦有書傭胡質龍游人父兄故書賈質少乏資不能賈往來諸書肆及士人家荆川自記曰余不自揆嘗取尤氏歷代諸史及諸大家文字所謂汗牛塞棟者稍刪次之以從簡約既披閱點竄竟則以付質使裁焉始或篇而離之或句而離之甚者或字而離之其既也篇而聯之句而聯之又字而聯之或聯而復離錯綜經緯要干各歸其類而止蓋其事甚淆且碎非特他書傭往往束手雖士人細心讀書者亦不

能為此，質于文義不甚解曉，而獨能為此，蓋其天竅使然。非質則余事無與成，然質非余則其精技亦無所用。豈亦所謂各致其能也哉？明遠亦有編書之癖，而每讀一書，未嘗不抄其事之可採者。也何日幸得所謂書傭者，於傍而為之一助哉！

自謂曰：余不自矣。嘗取沈氏九經升諸史，及諸大家文字，如書賈賈少，文資不讀，讀出來，諸書輯及士人家，併以亦有一費，故其自書，除以亦有書，動復其諸款，入父取，其集某完一熱，澤明愈出，教用又刺，為籍者其書，新亦

學山錄卷之三

